

无罪 著

SWORD
DYNASTY

第二卷

争命

ZHENG MING

无罪 著

剑王朝

第二卷
争命
ZHONGMING

SWORD
DYNAS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王朝. 2, 争命 / 无罪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92-5593-1

I. ①剑…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6786 号

剑王朝. 2, 争命 / 无罪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选题策划 多乐图书编辑部 李 鹏 胡 芬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责任编辑 钟一丹

特约编辑 刘 敏 张 君

封面绘画 董绍华

封面设计 青空工作室

装帧设计 汪 雪 彭 微

印 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5593-1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292680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调换,电话 027-82926804)

白山水深吸了一口气，虽然恢复女子的形容，却依旧英气勃发，
带着一种难言的魅力。

無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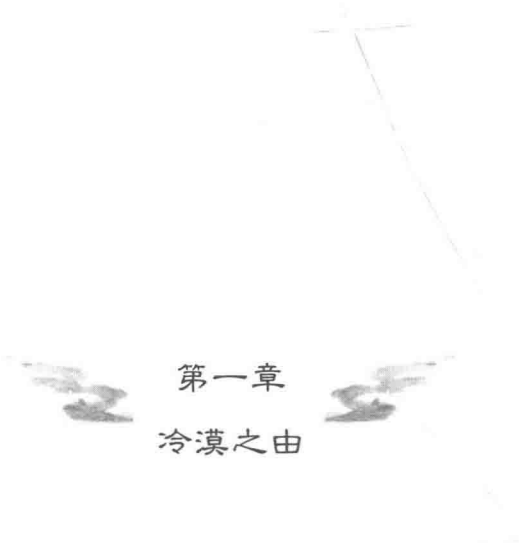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127	115	106	93	83	71	59	52	43	30	22	15	8	1
第 十 四 章	第 十 三 章	第 十 二 章	第 十 一 章	第 十 章	第 九 章	第 八 章	第 七 章	第 六 章	第 五 章	第 四 章	第 三 章	第 二 章	第 一 章
大 浮 水 牢	鱼 市 风 波	一 场 盛 宴	木 秀 于 林	关 中 少 年	九 幽 冥 王	时 日 无 多	石 中 之 剑	孩 童 勿 近	巴 郡 封 家	势 成 梟 雄	修 行 有 成	黑 云 压 城	冷 漠 之 由



268	259	252	233	229	225	214	206	192	178	165	154	144	134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秦王心术	都在局中	龙人鱼市	无端刺杀	时不我待	樊卓遗物	计划有变	申玄之疑	新挑战者	周家老祖	写意残卷	新的对决	排名之争	天下盛会



第一章 冷漠之由

寒风里，车轮碾过枯败的黄叶，破碎的叶片在马车后方的道路上飘起。

一辆包裹着厚厚的黑色防风罩的马车，缓缓地驶向长陵野郊的一个驿站。

驿站周围凝立着不少身穿便服，腰佩军方玄铁长剑的兵马司剑师，看着浓浓秋意里驶来的这辆马车，他们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

他们清楚这辆马车里的人是谁，想到在那夜残酷杀戮中生存下来的这人前来的用意，都是神情警惕，心生不安。

一片沉默中，马车在驿站正门口停下。

身穿黑色麻袍的王太虚从车厢里走出，怕冷般地收了收衣领，有礼地对着这些剑师颌首，然后踏入驿站大门。

俞辜负手默然地看着窗外的蜡梅，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根根不乱，即便是身穿最普通的便服，任何人看到他此时的气势，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个久经战阵，染满刀兵金铁气息的将领。

“你根本不该来。”直到王太虚走到他身后，这个兵马司官员才缓慢地转过身来，威严而冷漠地看着王太虚说道，“能够在那样的一夜活下来，你的运气便是极佳，更应该好好地享受来之不易的余生。”

王太虚摇了摇头说道：“俞将军你的话错了，我能在那夜活下来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有很多人替我死了。”



俞辜面容微寒。

王太虚轻咳了一声，从袖中取出几份案卷，递到俞辜面前。

俞辜已然知道案卷里记录的是什麼，没有第一时间去接，而是沉声说道：“你真确定要这么做？”

王太虚笑了起来，轻声说道：“在贵人眼里，我们这些市井里的小鱼小虾，是随手都可以碾死，一场雨就能冲掉的东西，然而我每个死去的兄弟，都有家，有老有小。我不做些什么，心不平，活着便没意思。”

俞辜看了他一眼，接过案卷，缓缓展开看了起来，越看面色越寒。

“这样足以让很多官员下狱的案卷，我们还有很多，在长陵讨生活，有多少官员没做过见不得光的生意，没有收过黑钱？”王太虚平静地看着俞辜，“本来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管别人的路，但是你们有人趟过了界。”

“够了！”俞辜冷笑着收起案卷，丢入一旁的火盆，“说说你的条件。”

王太虚平和地看着他说道：“你们兵马司在长陵现在能够决定的大生意，便只有解库和矿造。”

俞辜鄙夷地笑了起来。

他根本都不接王太虚的话。

光是长陵兵马司的解库提运，便是无数银两的生意。另外铜铁矿山开采、甲衣的制造采购，刀剑的铸造……这些生意有多么惊人的利润？

这根本就是狮子大开口。

王太虚也不多说什麼，轻轻地咳嗽了两声，站起来告辞离开。

在他走出十余步之后，俞辜才冷冷地看着他的背影，声音微寒道：“即便你不惜命，即便还有很多人可以为你去死，但是你想想自己的身份，觉得这样的要求有可能么？”

王太虚转过头，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真挚的笑容。

“那夜逃过你们军方高手刺杀的，还有一个酒铺少年。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他杀的是怎样的对手，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修行的时间很短。”

他微笑着看着俞辜，缓缓地说道：“就在来这里的路上，我收到一个消息，他在白羊洞和青藤剑院的祭剑试炼中最终胜出，成为排名前三的弟子。若是在一个月之前，说这酒铺少年会逃过那样的刺杀，会有这样惊人的进步，谁会相信？”

“既然这都有可能，那我接手这些生意，也没有什麼不可能。”微笑着说完这句，

王太虚便决然地转身，再也不看身后这个兵马司高官的脸色。

一个三十余岁的剑师从俞辜身后的侧门走出，对着俞辜躬身一礼，看着逐渐远去的马车问道：“将军，要不要杀了他？”

“不需要。”脸色已然恢复平静的俞辜摇了摇头，“谈判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一方将价钱开得很高，一方慢慢还价。王太虚这次会面的态度，很懂规矩，他没有要求更多人偿命，只是用平息事态的方式来要求更多的利益。”

“而且我们兵马司现在出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再出乱子，上面很多人都会官位不保。”

俞辜沉吟了片刻，看着这个肃立的剑师吩咐道，“你去查查白羊洞那个少年的消息，若真是和王太虚说的一致，我们就认他是个人才。”

青藤剑院，李道机、端木炼、薛忘虚、狄青眉……白羊洞和青藤剑院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山道上等着最终获胜的三人见礼。

张仪走在最前方，他来到这些人面前，首先平和地行礼。

丁宁和南宫采菽也跟着行礼，众人回礼。

丁宁仰头看着神容依旧严肃的李道机，首先出声致谢：“李道机师叔，谢谢你的剑。”

李道机挑了挑眉，出声说道：“你做得很好，没有浪费这柄剑。”

“最重要的是没有辜负你们的心意。”丁宁微微一笑，转头看着拈须微笑的薛忘虚，“谢谢薛洞主的特事特办，给予我灵脉修行的机会。”

“这是你应得的奖励，不需要谢我。要谢的话就谢狄院长，他赐予你们的青脂玉珀，将来会更有用处。”薛忘虚满意地看了一眼南宫采菽，又对着丁宁说了一句。

丁宁从他和狄青眉的神色里看出些什么，便也微笑着躬身，对着狄青眉特别致谢：“多谢狄院长。”

狄青眉神色略微尴尬，但他还是真诚地回礼，轻声道：“有你们这样的弟子，我很满意。”

观礼的外院弟子大多没有散去，见礼的环节完成后，很多人汇聚上来。

“姐夫。”谢长胜第一个到了丁宁身边，无比敬佩地说道，“你的表现真是令人解气，不得不承认我姐比我有眼光。”

“不要叫我姐夫。”丁宁的脸色顿时尴尬。

“不要胡闹！”谢柔一声轻呵，走到丁宁面前认真地行了一礼，垂头轻声问道，“你



会参加明年的岷山剑会么？”

丁宁有些不明白她的意思，犹豫了一下：“应该会吧。”

“这样的话，我也会尽力参加岷山剑会。”谢柔轻声回答道。

谢长胜怔住：“姐，你该不会是想和他一起获得进岷山剑宗学习的机会吧？”

谢柔没有回答他，只是白皙的脖子上浮现的些许红晕，暴露了她的想法。

“慢慢来，日久生情，这的确很好。”谢长胜捏了捏鼻子，佩服地说道。

“不要对我有什么期盼。”丁宁的视线却落在腰侧的末花残剑上，面容迅速冷硬起来，布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霜。他直接动步离开，沉冷地抛下一句话，“至于原因，南宫采菽知道。”

“是什么原因？”徐鹤山和谢长胜等人都不理解地看着南宫采菽。

谢长胜无比惊愕道：“南宫采菽，难道你和他只是在经卷洞一起研修了一夜，便已互生情愫，私定终身了？”

“不要那么幼稚！”南宫采菽沉下脸，看着丁宁离开的背影，她知道丁宁既然这么说便是允许自己将原因告诉这些人，于是深吸了一口气，轻声道，“因为他的身体有问题，是罕见的阳亢难返之身，若是没有特别的际遇，在生命力最为旺盛的壮年时期，体内便已五衰。”

谢长胜呆住，他对丁宁的确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刻甚至连玩笑话都说不出来。

“即便他身体有这样的問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谢柔咬了咬嘴唇，“我会尽力帮他。”

“我已了解过，这种五气过旺的早衰之体，一般来说没有办法救治。但岷山剑宗不是普通的宗门，宗门里的一些人，可能会有办法。”南宫采菽看着她 and 谢长胜等人点了点头，说道，“若是真想帮他，便是要尽力助他在岷山剑会胜出。”

“这太难。”徐鹤山忧虑地摇了摇头。岷山剑会在来年盛夏，从现在开始满打满算大半年的时间，即便丁宁已有这样的修行速度和表现，但想到往年岷山剑会中那些“怪物”的实力，他还是没有什么信心。

“他在争命，我们尽力而为。”南宫采菽点了点头，凝重地说道。

“好，岷山剑会，我们尽力而为！”谢长胜和徐鹤山、谢柔伸出了手，互相击了一掌。为了别人能够胜出而互相鼓励，似乎是件可笑的事。但此时的氛围，却是庄重异常。

“你对他们太过冷漠了。”李道机出现在丁宁的面前，他看了一眼远处的谢长胜和谢柔等人，然后一贯肃冷地看着丁宁缓声说道，“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是，即便你不喜欢谢柔的做法，也不必这么冷漠地对待他们。”

丁宁沉默片刻。

李道机耐心地等着他。

丁宁看着腰侧的断剑，轻声地慢慢说道：“师叔帮我找来了这柄残剑，自然应该知道它的故事。”

李道机的眉头皱成川字：“你知道这柄剑的故事？”

“在秦王即位之前，我们秦国还有个很出名的修行之地叫作巴山剑场。”丁宁的面容沉静如水，他用讲故事般的清淡语气说道，“在很多故事里，巴山剑场甚至是比岷山剑宗和灵虚剑门更高的存在，因为在剿灭三国，辅佐秦王即位的过程中，很多起决定作用的修行者都出自巴山剑场。”

“只是秦王即位之前一场大变，无数原本忠于秦国的修行者一夜之间变成叛逆，其中有些人身份高绝，即便是秦王，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秦国的将来有着深重的影响，而巴山剑场的鄢心兰便是其中之一。”

“只要她说一句秦王想听的话，公开表明态度，便能很高贵地活下来，巴山剑场也会继续存在，今日也会有比岷山剑宗和灵虚剑门更高的地位。”

“然而她却选择用挥剑来表明自己宁折不屈的态度。”

李道机的表情越来越不自然，终于忍不住出声道：“小孩子知道什么？很多事都发生在你出生之前，但既然你知道，便应该明白它不能再被提起。而且这些故事，跟你现在对他们的态度有什么关系！”

“谢柔的性情恐怕和这末花剑的主人十分相近，我不讨厌她，甚至有些欣赏她，但是我的状况你比别人更清楚。”丁宁抬头正视着他说道，“你知道我得罪了军方的大人物，连骊陵君也惦记我。我的身体状况，决定我在长陵要往上爬得很快，但这不知道要触犯多少人的利益。我会不惜命地去做一些事，因为我有所图，但是我不能拖着他们一起冒险。”

“你担心谢柔会有和这末花剑主人一样的命运？”李道机讥讽道，“你想得太远。”

丁宁摇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李道机转过身去，不再劝说丁宁，但是走出数步之后，却又停顿下来，看了丁宁一





眼说道：“你提这末花剑主人的故事……可你知道末花剑主人的想法吗？你怎么知道她不快乐？跟养尊处优地终老相比，她这样战至剑折，即便是死去，也很快乐。这世上能做到一生无悔的没几个人，但她或许做到了。”

丁宁沉默不语。

这些年他在长陵见过许多平日里不会留心的人，贩夫走卒、渔樵耕读、妓女老鸨、富贾豪客、农奴战俘……魏、韩、赵三国的许多移民，现在都已慢慢和长陵相融，成为秦国的子民。有些人依旧记得故国，但处于社会边缘；还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故国，在秦国往上爬，拼命地想要获得和长陵人同等的地位，但却受到排挤。

从这些人身上，他领悟很多，也学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

李道机说的是对的，但他若是知道丁宁的大逆之心，就绝对不会这样说了。

赵剑炉的赵一先生、魏云水宫的白山水，有谁会劝人跟这样的大逆做朋友？

在昔日秦国和韩、赵、魏三国的征战中，一场大战便有可能死伤数十万剑师，损失上千名修行者，成败得失难以评述。

现在韩、赵、魏灰飞烟灭，各家史书归结胜败的原因，看法大多一致。

韩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迁都失败。曾经依靠一些丹宗雄极一时的韩国都城是阳翟，然而秦国的一些谋士，通过多种方法对韩王洗脑，描绘了一幅美妙的远景，令他坚信要想使韩国强大，就必须迁都洛邑。

迁都洛邑在当时看来的确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洛邑左边是崤山，崤山中的玉谷，灵气极浓，是天下最佳的修行地，将许多宗门搬迁至玉谷，可以为国家输送更多强大的修行者；洛邑的右边，则是沃野千里、粮草充足的陇蜀之地。

然而许多百姓和贵族并没有因为迁都而迁徙，反而因为迁都蒙受巨大损失，跟韩王为首的迁都派形成尖锐的矛盾。迁都之后，新势力的崛起和新都利益的瓜分，进一步削弱韩国王室的实力，韩国最终被灭。

魏国的灭亡则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建造灵渠。在敌国阴谋的推动下，魏国开始调集无数能工巧匠，修建一条可以吸聚大量天地灵气的巨大人工灵渠。建造这条灵渠消耗掉大量资源，魏国国力逐渐衰弱。另外一件则是魏云水宫后来的一家独大。云水宫在当时涌现出许多修为惊人的修行者，魏王越来越依赖云水宫，许多资源都朝着云水宫倾斜，最终使得云水宫一家独大而其他宗门凋零，甚至消亡。

赵国的灭亡则是反间计的最经典运用。在秦国和赵国征战的最紧要时期，秦国成功地令赵王相信赵剑炉将会和秦国合作，最终取代他的位置。赵王杀死赵国最强的宗师——开创赵剑炉的那柄剑。

之后，秦国的大军再无忌惮，势如破竹，只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倾灭赵国。

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不知道有多少伟大人物在使力，不知道有多少阴谋算计在悄悄进行，只有在尘埃落定之后，起作用的人和事才会浮出水面。

魏云水宫一家独大而致其他宗门势微，影响国力的事实，令各国引以为戒。

所以此时的长陵，虽然秦王对国家的掌控力比他的祖辈更强，他和王后、两相组成的集团，牢牢地控制住秦国所有的贵族门阀，但对于大部分的修行之地，他还是刻意地令其保持着开山立派时的状态。除了提供一些荫庇和支持之外，只是让其自然生长。

魏国灭亡的过程，让后世的人都明白：一个宗门即便看上去再势微，只要保持着开山立派时的状态，保留着宗门的精髓，在许多年之后的某一时刻，它依然会因为一些天赋不凡的人而突然强盛起来。

反之，在为国家提供有用修行者的数量上，即便是一个再强大的宗门，也远远不及那些中小宗门的总和。

所以各国在魏国灭亡之后，都尽可能地保证己方所有宗门都能长久存在下去，像白羊洞并入青藤剑院这样的事，实际上很少。大部分宗门因为被刻意地保持着原有的状态，相当于与世隔绝的清静之地，所以山门内的修行者，只需考虑境界提升的问题。

对于青藤剑院而言，三日的闭门祭剑试炼，更是相当于将自己和长陵隔绝了三日。所以此时，祭剑试炼虽然结束，结果和祭剑试炼期间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传出，但山道上的丁宁却不知长陵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二章

黑云压城

长陵，一个礼司官员低着头，紧张地行走在两侧都是高大松柏的石道上。

他的前方，一个身穿灰色官服的年长御史凝立在石道中央。

越是接近御史，这个礼司官员背上的汗便流淌得越多。

“李大人。”礼司官员走到御史面前时，行礼出声，只是厚袍背部已然尽湿。

“不必如此。”李姓御史淡淡地扫了他一眼，缓声说道，“你知道我的职责便是带来王上的旨意，提拔或谪贬官员。既然我要见你，你最近又没有可以升迁的功绩，便应该确定会被谪贬，事已确定，就不要无谓地紧张和担心了。”

听到寒风中传来的话语，这个官员并没有因此而镇定多少，反而觉得这里的风越来越寒冷，连身体都微微颤抖起来。

“之前的军功封赏都会被罚没，你要去戍守边关五年。若是还想你的家人在长陵过上不错的生活，在这五年里，你便再多积累些军功吧。”李姓御史面无表情地接着说了下去。

礼司官员抬起头来，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李大人，我遭受谪贬是因为那日我在白山水逃遁的路线上，可那条线路上除了我还有不少人，为何偏偏对我重罚？”

“你以为只有你一人遭此处罚么？”李姓御史依旧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你来之前，我已在此约见五人。当日白山水冲杀出城，在他逃遁的线路上，有可能拖住他脚步的长陵修行者，包括你在内一共十七人。其中八人出手，死在白山水剑下，若你们九人

也出手，后来的虎狼军符车便极有可能成功摆出阵势拦住白山水。你们这九人，七个是当朝官员，这七人全都会被贬谪。”

礼司官员的脸色更加难看，却是说不出话来。

李姓御史已然接着说了下去。

“你们惜命，不敢上前，但你们想过这是何等丢脸的事情么？我大秦这么多强军，这么多修行者，而且是在国都长陵，被白山水硬生生地杀出。身为秦人，明明有可能拦住他，杀死他，却偏偏让他持剑狂歌，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比苦苦厮杀后仍然被他逃出去更丢脸的事情！”

阴暗的神都监里，莫青宫垂首站立在一个身穿深红色麻袍，短须分外杂乱，面相年轻的瘦削男子旁边。

这个看上去有些颓废，似乎并没有什么强大气息流露出来的男子，便是神都监之首——陈监首。

“这绝对不是意外。”莫青宫寒声道，“长陵卫是因为皇陵的一件盗物才被引去九江郡会馆。出卖盗物、供出线索的本来就是长陵一个没有父母妻小的闲人，已离奇暴毙，连我们的追查都陷入僵局。”

听着莫青宫的禀报，陈监首双手十指交叉，微微弹动一下，似乎在转瞬之间便已完成思考。他抬起头，身上色泽鲜艳的红袍和颓废的外表形成强烈反差，让他分外有吸引力。

“不一定非要追着这个死线查，有能力做出这件事情的，即便是我们神都监倾尽全力，也未必能查得出来。”他看着莫青宫阴霾的面目，语气平淡地训示道，“换个方向着手，去查那些可能知道白山水和孤山剑藏消息的人，查查他们所有的心腹这些时日都做了什么。这样的事，他们只会交给最为信任的心腹去做。”

莫青宫的眼瞳微亮，轻声道：“属下明白。”

陈监首此时却是皱眉，沉吟了片刻，说道：“多给兵马司的人施加些压力，他们在这件事上牵连甚多，必须拿出交代，借助他们的力量，我们办起事来会更顺利一些。”

莫青宫心中原本已有这样的想法，此刻听到陈监首亲口说出，心中一热，紧绷着的身体也顿时松弛下来。

他不再多说什么，转身告辞离开。在走出房屋的时候，身形不自觉地微微一顿。

方才天空还是一片晴朗，而此时却是铅云重重，一阵阵冷意从天空不断向下侵袭。





看上去，还未到冬至，一场雪却是快要飘洒下来。

长陵城外，铅云下渭河某处辽阔的水面上，一叶乌篷小船随波逐流，缓缓飘荡着。

一艘渔船从远处驶来，在接近这叶乌篷小船之时，一道淡淡的流光一闪，一个渔夫打扮的男子稳稳落在乌篷小船的船头，但这叶乌篷小船却是连晃都没有晃一下。

这个渔夫打扮的男子，便是数日之前九江郡会馆前装扮成车夫的云水宫真传弟子樊卓。

他远远地看了一眼长陵城的轮廓，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冷意，隔着黑布帘对着船舱说道：“你便是前些天给我送信的人？你身后的主子，又是长陵哪个贵人？”

黑布帘被一根细竹竿挑开，挂在两边。

盘坐在船舱里头发花白的黑衫师爷做了个请入舱一坐的手势，同时说道：“通知你们离开的，是梁将军。”

“等待封侯的梁大将军？”即便是渔夫打扮，樊卓依旧散发着大逆独有的不可一世的气息，他没有丝毫入舱坐下的意思，只是嘲弄道，“这窝里反是什么意思？”

“鱼困于缸，想要跳出缸外，只是没有助力，它非但不能进入大江大河自在遨游，反而会掉在地上活活干死。”黑衫师爷不以为意地微微一笑，反手点了点远处连轮廓都异常雄伟的长陵城说道，“对于你们而言，长陵也是一个缸，你们进去也有危险，所以梁将军觉得你们也需要一些朋友。”

樊卓冷笑道：“我们和秦人不可能成为朋友。”

黑衫师爷淡然道：“不可能成为朋友，至少也能相互利用。而且你们现在已然欠了我们一个人情，若是没有我给你送信，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神都监盯上，到了收网之时，别说是你，就连白山水都不可能逃出长陵。”

“虽然不知道你们到底掌握了多少孤山剑藏的秘密，但是你在长陵停留时间太久，谁都可以断定，长陵应该有关于孤山剑藏的东西，是密钥，还是更多的线索？”不等樊卓出声，黑衫师爷已然看着他的双眸说了下去，“但你们仓促离开长陵，必定还未得到想要的东西，所以你们必然要再次进入长陵，你才会接受我信中的提议，到这里来和我相见。”

“你说得不错。”樊卓冷笑道，“我不得不承认神都监和一些权贵的能力，竟然能够发现我们的踪迹，猜测出我们的意图。我到这里来，的确是想看看，有没有足够分量

的权贵有互相利用的可能，只是梁大将军……那就算了。秦王即位之前的腥风血雨里，梁大将军踏着兄弟和朋友的尸骨才坐到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可能相信他这样的人？”

“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黑衫师爷的脸色依旧没有明显的变化，他的目光反而更加坚定，“以梁将军的身份，和你们合作，便已关乎性命。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安身立命更加重要，所以你们尽可以放心。”

樊卓嘲讽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很响亮，沿着江面传出，如同大鱼的鱼尾在敲打着江面：“这世上有很多事比性命还要重要，只是对于梁大将军和你这样的人来，安身立命最为重要而已。”

“怎么看我们没关系，只要有互相利用的价值便可以。”黑衫师爷也笑了起来道。

樊卓的笑意缓缓消失，他看着黑衫师爷说道：“你们想要什么？帮你们封侯么？”

“我们不过问你们在长陵的行踪，负责帮你们隐匿行踪，保证你们在长陵的安全，我们只要能帮梁将军修为更进一步的东西，无论是孤山剑藏，还是你们云水宫的秘笈。”黑衫师爷摇了摇头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官位比真正的力量重要。”

白羊洞的山门口，十余个留守的白羊洞师长满脸喜气地看着不远处崎岖山道上出现的白羊洞人马。

祭剑试炼的最终消息传来，白羊洞在最后的三名胜者中占了两席，而且新入门的天才丁宁更是有着极其优异的表现，这让白羊洞的所有人都感到光彩。

丁宁下了马车，少不得见礼一番，接受贺喜。

“苏秦呢？”已然知道苏秦左手被废的他忍不住压低声音问李道机。

李道机回答道：“在祭剑试炼结束之后，他便从青藤剑院不辞而别，既然没有先回来，那便代表着他不会回来了。”

这个师长顿时一声长叹：“锋芒太盛，咄咄逼人，连张仪这样温和的老实人都要针对，终于太过……只是可惜了大好天赋。”

“你今日是在白羊洞休息，还是回梧桐落？”走在最前方的薛忘虚此时却是微微侧转过身，看着丁宁问了一句。

“已经几日没有回去了，小姨想必也担心我，所以还是要回梧桐落休息。”丁宁微微蹙眉，有些思索的模样，轻声说道，“我也正想和你说些事情，我自幼在市井长大，便习惯了那种地方，白羊洞这样清静，反而不甚自在，所以今后我想多在外面修行。”